

。圖

：日臨平元平五臨平孝文

：帝皇文孝

論魏孝文之遷都與華化

大獻末，魏朝立營盤徵平十二至平八十時太，對以略顯。南圖主意，北對略顯見而
不亦文孝然當。也為文大建無站，勞平二幹因出。非西人入資規故平一十二，舉

。矣異答向南志無此簡與出。心夷文衣南得資資掛具

，元！為其辭並顯，魏平（一）孝文前後之發展與洛陽不來豐遠來對氣機事出出

而魏孝文遷都為南北朝一件大事，直影響南北朝整個之局面，世之持論者當然首及
孝文傾慕華風，然此固是原因之一，但決不能就此一端立說。魏出出出。對動而京至

是北魏太武時，北方割據之部族與塢堡已漸次削平歸服，復成統一之局面，文成獻
文兩代，無後顧之憂，其趨向為向南發展，其時之成就有：景晉，（就晉書卷九）

徵而太安三年；侵宋破兗州。出魏孝文孝的顯顯，服魏縣文帶一收營縣而，道徵文

皇興元年；侵宋青州取淮北淮西地。亦晉母，魏不文孝，果為然自文與晉代國

皇興三年；取宋青州。餘對食辭文對平與關晉（二）

至太和五年取宋徐州，洛陽之威脅即完全除去，洛陽自西晉亡後，原無人作為都邑，
至此便可重新經營作為指揮規畫中原之根據地。

六周秦以後本只有長安洛邑曾作統一之都城，孝文意在全中原之規取，當然就形勢
而論必擇此二地。但與平城之關係而言，長安僻在西垂，非自平城南下作經之大道，
且苻姚均失敗於此，尚有戒心。自不如坐鎮洛陽，從容策動，免去平城之千里裹糧，
師徒勞敝，事實上之若干困難。

元魏本意在畫江自守，殊無兼併之心，宋書九十五索虜傳魏太武遣宋文帝書曰：

彼常欲與我一交戰，我亦不癡，復非苻堅。口給萬武羊中。願翁于三

可知在魏太武時尚無平南之意，但至孝文時即不同，魏書六十三王肅傳云：元順

王肅見魏主如鄴，陳伐齊之策。魏主與之言，不覺促席移晷，自是器遇日隆，

親貴舊臣，莫能間也。魏主或屏左右與肅語，至夜不罷，自謂君臣相得之晚。

又孝文紀太和二十三年云：魏平正具對以……對南自至盟車；且三平元平五又

顧命宰輔曰……思纂乃聖之遺蹤，遷都嵩極，定鼎河漣，庶南蕩甌吳，復禮萬

國。

又孝平紀正平元年詔曰：

孝文皇帝遠遵盤庚，將遷嵩洛，規遏北疆，蕩闢南境。

可見遷都作用，意在圖南。遷都以後，太和十八年至二十年為經營之時期，未遑大舉，二十一年始敗齊人於河北。但因二十二年即死，故無多大之成功。當然孝文亦不見得有吞併南方之決心，但與前此無志南向者異矣。

但此事對於後來影響殊不小，孝文以後，宣武無多大作為，魏收稱其為『元、成、安、順之儔，』但與梁武作戰，仍有戰績。其後魏有元義，胡后，相繼亂政，直至京師傾覆。而梁世則歷世承平，竟不能遠追宋武，光復舊京，甚至立元灝，亦終失敗。其原因固多，如步卒騎兵之不敵，（宋書兵志），士大夫褻衣博帶，不耐寒暑（顏氏家訓涉務篇），皆是。但隋文帝以伊洛河渭為根據，以統一中國，仍元魏系統下之遺產，而經營此一帶之根據地，究應從孝文算起也。但其遷都決非偶然之事，而為國力發展之自然結果，孝文不遷，伊洛亦必有繼而興之者。

（二）洛陽與平城之糧食供給。

平城自建都以後，因仿前代移民政策，亦曾有多次之遷徙，今從道武為斷，略述如下：

道武紀皇始二年：（滅慕容寶），徙山東六州民吏，及徙河，高麗，雜夷三十六萬，及百工伎巧十餘萬，以充京師。……詔給內徙新民，計口受田。

天興元年十二月：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吏民二千家於代都。

天興四年二月：征西大將軍常山王遵至自安定之高平，木易于率數千騎與衛辰棄國遁走。追至隴西瓦亭，不及而還。獲其輜重庫藏，馬四萬餘匹，駱駝犛牛三千餘頭。牛羊九萬餘口，班賜將士各有差，徙其民於京師。

明元泰常三年四月：徙冀，定，幽三州徙河於京師。

太武紀太平真君八年三月：徙安州丁零三千家於京師。

太平真君九年：徙西河，離石民五千餘家於京師。

又正平元年三月：車駕至自南伐……以降民五千餘家分置近畿。

獻文紀皇興三年五月：徙青州民於京師。

孝文紀太和五年：假梁郡王嘉大破道成將，俘獲三萬餘口送京師……以南俘萬

餘口賜羣臣。……

又如魏書三十娥清傳云：

先是徙河民散居三州，頗爲民害。詔清徙之平城，清善綏撫，徙者如歸。

亦是徙民京師之事。按畿甸容納遷民之事，秦漢本有故事。但秦漢建都關輔，土地肥美，人民殷富，且有鄭白諸渠可資灌溉。民食不足且可循河入渭，將關東之粟致之京師。因此容納移民可至極大限度。至若平城近畿爲現在山西之雁北十三縣，瘠薄高寒，難言墾闢，全不能以關輔故事比附。北史四十六成淹傳云：（魏書七十九。）

帝幸徐州，敕淹與閭龍駒專主舟楫，將汎泗入河，泝流還洛。軍次礪磧，淹以黃河凌急，慮有傾危，乃上疏陳諫。帝敕淹曰：『朕以恆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人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黃河急凌，人皆難涉。我因此行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

觀此則孝文遷洛，與運漕之關係，可以證實。

平城雖不通漕運，但糧食仍仰給於外處。魏書食貨志云：

（獻文時）山東之民咸勤於征戍轉運，帝深以爲念。遂因民貧富爲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

當時既無漕運，則自山東（黃河三角州）至平城但循陸路，而陸路但能循幽并，循幽州之道約相當於現在之平綏，從并州者約相當於現在之正太鐵路或白晉公路再經太原而至大同（註），其經幽州之路，尤爲艱險，故當時仍以并州爲要道。（孝文自平城至洛

經晉陽見本紀）。

又通鑑義熙十一年九月：

魏比歲霜旱，雲代之民多飢死，太史令王亮，蘇坦言於魏主曰：『案讖魏當都

（註）晉陽因此成爲重要之都邑。魏書十四元不傳：

丕時年八十猶自平城力戰，隨駕至洛陽，高祖每道左右慰勉之。乃返晉陽。高祖崩，丕自并州來赴，世宗引見之，恩有加焉。

不返平城而返晉陽，即以晉陽爲中途大邑，年老不便遠行也。……

鄴，可得豐樂。」嗣以問羣臣。博士祭酒崔浩，特進京兆周澹曰：『遷都於鄴，可以救今年之飢，非長久之計也。……又舊都守兵既少，屈丐柔然，將有窺窬之心，舉國而來，雲中必危，朝廷隔恆代千里之險，難心赴救，此聲實俱損也。』

此在拓拔嗣（明元）時，人心已有南遷之意。且更有識文可附，則與情向鄴，還當在此以前。第悚於柔然鐵弗之南侵，不敢有所舉動而已。審是至孝文之世，赫連已滅，柔然就衰，當時大事，是志在圖南，又何必依戀平城，『隔恆代千里之險，』以與師南伐乎？

洛陽本中原舊都，漕運系統早已有所成就。觀鄴道元楊街之所記載猶可見其大略。且中原雖曾經兵革，但休息經年，已日就豐給。如魏書六十四張彝傳云：

初彝曾祖幸所招引河東民爲州畿千家。後相依合至於罷入登州，積三十年析別有數萬戶，高祖比校天下民戶最爲大州。

可以窺見北魏中期之休養生息。

又魏書記水旱之災，凡文成三，獻文五，孝文九。水旱爲災，在中國北方本是常事，且爲無可避免之事，但有一點可注意，即人口愈多，災情愈重。即使無災，人口增殖之數目，亦不足與糧食增加之數目成正比例，何況有災？太和五年曾發五萬人開靈邱道，此處當現在紫荊關口，山嶺重重，現在亦不能充分利用，何況當時？太和時已從十六國之割據局面，變爲帝國之規模，欲解決民食問題，決非坐守平城，所能致力矣。

（三）鮮卑之統馭雜胡與華化

當西晉衰化以後，胡漢各族、紛紛自立，但除東方之馮，與西方之張李而外，大率狹隘暴橫，隨興隨滅。雖苻堅矯之以恢宏大度，亦異族相雜，了非真誠相處。苻氏統治勢力尙存，猶能維持表面之合作，苻氏既瓦解之後，即相率各自復國。拓跋氏繼苻氏立國，除舊有胡漢各族，更有西域，高車，蠕蠕，各部新附。原爲烏合，全仗扶持，稍一不慎，土崩立見。故拓跋氏所用之政策，爲一方面鞏固邦畿，一方面同化異族。當時所行政策固多與此相關，而孝文漢化之事尤爲顯著。

魏書官氏志云：『凡與帝室爲十姓，太和以前國之表葬祠禮，非十族不得與也。

高祖革之，各以職司從事。』是十族以外均爲新附。清陳毅魏書官氏志疏證曾攷訂各族中非鮮卑者甚多。而赫連，乞伏，郁久閭等尙不在內。岑仲勉先生亦攷訂各族中非鮮卑族者不少。(註)是北魏部族雜糅之事可想。

此外各邊部落之降附與俘虜見於紀傳而非官氏志所有者至多。如能將當時內附降獲部落合計之，必有一驚人數目，今雖史籍缺遺，無從核計，然其次數已有可觀。茲列於下：

(一)高車：

魏書道武紀登國五年，襲高東袁紇部，大破之，獲生口馬牛羊二十餘萬。

又天興三年十一月，高車別部帥，勅力健率九百餘落內屬。

明元紀泰常三年春正月，詔護高車中郎將薛繁率高車丁零十二部大人衆北略至弱水，降者二千餘人。

。(二)蠕蠕：

太武紀太平真君十年二月，蠕蠕渠帥余綿他拔等，率其部落千餘家來降。

又四十四字文福傳，破蠕蠕別部，獲萬餘，還除都牧給事。

(三)匈奴：

明元紀神瑞元年六月，司馬德宗屠各帥張文興率流民七千餘家內屬。

又河西胡劉遮劉退率部萬餘家渡河內屬。

又神瑞二年二月，河西胡劉雲等率數萬家內附。

又泰常五年夏四月，河西屠各帥黃大虎羌曾不蒙等遣使內附。

又太武紀始光三年，帝率輕騎二萬襲赫連昌，徙萬餘家而還（按此當有漢人在內。）

又神龜元年十月，上郡屠各隗詒歸率萬餘家內屬。

又十五元素傳，(世祖初)休屠郁原叛，素討之，斬渠率，徙千餘家於涿鹿之陽，立平原郡以處之。

(四)氐及羌：

明元紀泰常二年十有二月，氐豪徐騃奴齊元子擁部落三萬於雍，遣使內附，詔

(註)見輔仁學誌五卷一二合期，再說統察。

[illegible]

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民畜無算，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間，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百姓意沮。……今居北方，但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耀威桑梓之中。

(通鑑作布覆林薄之間)，誰知多少？黑對盡報習慙，黃對益苦尋。注詞簡

故鮮卑爲數，本不甚多。宋書七十四臧質傳引魏太武書云：『吾今遣鬪兵，盡非我國人，城北是丁零與胡，南是三秦氏羌。』又魏書五十尉元傳：『今計彼戍兵，多是胡人……宜以彭城胡軍，換取南豫州徙民之兵轉戍彭城，又以中州鮮卑，增實兵數。』皆用雜胡爲兵之證，雜胡既多，非鮮卑之力所能統馭，則其叛變，本不足怪。胡人初入中國，尙從『行國』舊習，故叛變之機會較多。反之漢人乃定居者，故叛變之事較少。苻堅之敗，鮮卑羌胡咸去，而太原人王懿反爲苻氏起兵（見宋書四十六本傳）。然此特胡人與胡人間事耳。漢民族意識永無磨滅之事。宋武規復長安後，

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捨此欲何之乎？』（通鑑義熙十二年）。蓋苻姚雖有賢君，究爲異類；同仇之感，惟有王師，遺民固未嘗一日忘情於故國也。此言今猶動人心魄，惜劉裕安於小成，未能乘機結束百餘年胡戎之局，爲可惜耳。即在魏世，如魏書崔浩傳謂其祖崔玄伯原不得已而歸北，崔浩之誅，據南朝記載，亦有復國深謀在內。此雖敵國傳聞，容有誤謬。但崔氏屢爲太武建策，言無不中，乃獨阻太武南侵。太武南侵亦獨不用浩策。且侵宋歸，於十一年四月返平城，六月即誅浩，似未能謂與侵宋事無關。今雖不能即以南朝傳聞爲斷，但崔浩屢阻南侵固是事實。（浩獄牽涉甚大，浩當時已爲衣冠領袖，若株連成獄，即將北朝世族，盡行牽入，亦大有可能。縱南朝傳說未確，其中亦必有胡漢之爭在內。修史之獄，不過託辭而已。太武紀魏主稱「崔司徒可惜」一語，意亦未明。魏收齊人，當文宣暴政之下，尤不敢斥言其事。惟於浩傳先言玄伯意欲歸南，爲其他列傳未有之例，或微文見意，未可知耳。）北魏漢人既衆，而民族意識獨強，則孝文不惟投降於漢人文化，且進而投降於漢人民族旗幟之下，實不失爲最聰明之一着。（浩事記谷霽光君曾論及，今其文不見。）

漢人人數既多，文化亦最高，無論如何，在統治之技術與統治之便利上，皆非用漢人不可。故魏人開始建國，即用燕鳳之流，其後對漢人之需要，更有日漸增加之趨勢。至於北齊，亦同此例。北史五十五杜弼傳（北齊書二十四）：

神武曰……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老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何以爲國？

可見中國士大夫之重要。

北魏國力日漸發展，其對漢人之需要亦日漸增加。建設大帝國之技術，本不足以語鮮卑人，故建設大帝國必需一方面大量應用漢人人材，一方面大量應用漢人制度，因此其立國無論如何不能擺脫帝國之基本民族——漢人。既不能擺脫漢人，又何苦以少數民族自居，勉強維持原有之野蠻面目乎？況北魏立國雖至孝文已有百年，但民族問題終未解決，王朝隨時在風雨飄搖之中，甚至國家擴充愈大，收羅民族愈多，問題愈複雜，統治亦愈難，因之國家愈易於崩潰。此時帝國之基本民族，早已從鮮卑人移至

漢人，則爲維持帝國之統治起見，除自認『漢人之元氏王朝』以外，更無他法，故孝文之漢化，對民族問題上自有其必要。至魏世之衰，乃內亂使然，不足歸咎於文化也。

其次北魏之漢化，乃經濟上必然之趨勢。鮮卑本屬游牧民族，但入中原以後，亦漸放棄原有游牧之習而從農業，其變遷之跡，大略可見。魏書平文紀二年云：『西兼烏孫故地，東吞勿吉，控弦上馬，將有百萬。』百萬之數未必可據，但按弦上馬，仍爲游牧之風。又魏書二十四燕鳳傳謂鳳告苻堅以鮮卑游牧之利，則拓跋珪復國以前，尙存游牧之習。但在此同時已漸從事農業，魏書穆帝紀云：

『帝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乃從（劉）琨求句注陁北之地。琨自以託附，聞之大喜。乃徙馬邑，陰館，樓煩，繁時，崞縣五縣之民於陁南，更立城邑，盡獻其地……東接代郡，西接西河，朔方，數百里。帝乃徙十萬家充之。……

六年城盛樂以爲北都，修故平城以爲南都。

既營城郭便非行國之制，此可謂拓跋氏自北而南，自行國而居國之開始。

此後道武皇始二年，平慕容氏徙徙河雜夷，計口受田於京師。是平城漸以農業爲基本，又得一證據。徙河即慕容氏部族，亦屬鮮卑，姑不論在慕容氏時是否已從農業，但原游牧者，此時已務農矣。

六鎮乃鮮卑集中之地，仍然開水田種植。如孝文紀太和十三年八月云：

詔諸州鎮有水田之處，各通溉灌。

此各鎮本有水田，未通暢者，各更通之。又魏書三十八刁雍傳：

雍上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萬，及臣所統（薄骨律）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以供軍糧。』

又魏書四十一源懷傳云：

懷又表曰：『北蕃連年災旱，高原陸野，不任營殖，唯有水田，少可蓄畝。』

此亦北鎮水田之證。故當時軍糧乃當地所產，而非純任畜牧爲生。又魏書四十一源賀傳云：

是時每歲秋冬，遣軍三道並出以備北寇。至春中乃班師。賀以勞役京師，又非禦邊長計。乃上言請募諸州鎮武健者三萬人，復其徭役。厚加賑恤，分爲三部。二鎮之間築城置萬人，給彊弩十二床，武衛三百乘弩一床，給牛二頭，多

造馬槍及諸器械。使武略大將二人以鎮撫之。冬則講武，春則種植，並戍並耕，則兵未勞而盈畜矣。

此事雖未行，但既稱『募諸州鎮』，當無胡漢之分。若其時鮮卑仍以游牧爲生，則屯田之制非其所堪。若因仍游牧之習，則北邊多列穹廬足矣，又何必築城給牛，並戍並耕耶？

又魏書十八元孚傳云：
蠕蠕王阿那瓌既得返國，其人大飢，相率入塞。阿那瓌上表請臺諫賑給，詔孚爲北道行臺，詣彼賑恤。孚陳便宜，表曰：『及服之人未嘗粒食，宜從俗因利，拯其所無。昔漢建武中，單于款塞時，轉河東米糲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給之。斯卽前代和戎撫新柔遠之長策也。乞以特牛產羊糊其口命，且畜牧繁息，是其所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

此完全認蠕蠕爲游牧民族，而以農業國家自居。與燕鳳自認鮮卑爲游牧之民，相去甚遠。可知鮮卑在平城時漢化已深，孝文改革不過更進一層，並非開創之事也。

魏時亦號稱崇儒，通鑑宋元嘉十六年（魏太武太延五年）曾隱括魏書儒林傳大旨如下：

涼州自張氏以來，號爲多士，……魏主克涼州，皆禮而用之。……時魏朝方尚武功，貴遊子弟不以講學爲意，（索）敞爲博士十餘年，勤於誘導，肅而有禮，貴遊皆嚴憚之，多所成立。前後顯達至尙書牧守者數十人。常爽置館於溫水之右，教授七百餘人。爽立賞罰之科，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

可知文化之吸收，爲不可避免之事。

華化之深淺，各地究不能盡同，大約京師較深。其中區別不在胡漢數目上之比例，而在生活狀態之不同。例如漢書地理志所稱：『天水，隴西，……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以射獵爲先……涼州之畜常爲天下饒。』董卓本漢人，然其凶殘程度，頗可與爾朱榮相比擬。此邊郡生活，歷來常與內地相殊，固不自元魏始，而元魏一般人之標準生活，固應以京師爲代表，孝文所承受者固卽此種文化而非六鎮生活方式也。

附記：本文作時，陳寅恪先生及岑仲勉先生均詳爲指教，寅恪先生並舉成淹及杜弼兩傳爲證，書此致謝。